

儿子的婚房该安在哪

“我今年56岁,退休前在中学当老师,这辈子别的没学会,就懂个将心比心。可最近家里这点事儿,压得我好几宿没睡踏实。”读者杨女士说。



儿子和女朋友处了快三年,感情很好。去年过年他第一次带姑娘上门,我和老伴儿看着姑娘文文静静,说话做事都妥帖,心里那叫一个满意。年初俩孩子松口说想结婚,我们老两口立马就忙活开了,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早就存了定期,就等着给孩子付首付。这段时间天不亮我们就跑售楼处,市区的楼盘几乎看了个遍,连装修风格我都偷偷刷了好几百条短视频,想照着年轻人喜欢的来。等他们结婚了我和老伴儿还住老房子,周末他们回来吃个饭,我们帮着带带孩子,想想日子都有奔头。

可谁能想到啊,几个月前突然出了事儿。姑娘的弟弟出了意外,人说没就没了。我们当时就坐火车赶过去了,一进门就看见姑娘哭晕在她妈怀里,他爸坐在墙角一句话都不说,我看着心都揪成一团。那段时间我家小子天天泡在那边帮着跑前跑后。

丧事办完没两个月,姑娘找我们老两口吃了顿饭,坐下没说两句话就哭了,说:“叔叔阿姨,我知道我提这个要求特别不懂事,可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我弟没

了,我爸妈现在连门都不敢出,看见邻居家孩子就哭。结婚以后我得在我爸妈的城市定居,以后和我爸妈一起住,他们后半辈子我得管啊。”

她说完就低着头哭,我也红了眼,我也是当妈的,换作是我家出了这事儿,我也盼着孩子能靠上。可我旁边老伴儿的脸当时就沉下来了,等姑娘走了,回到家他“啪”地一下把杯子往桌上一放,说:“我不同意。在咱们老家买房,离我们近,以后帮衬着也方便。现在要去她爸妈的城市,还接她爸妈一起住?那我儿子不成上门女婿了?以后我们老两口想去看儿子,都得寄人篱下?这婚要是这么结,我看不如算了!”

我当时就跟他吵了两句,可我心里也乱啊。我心疼姑娘,她这时候提这个要求,不是不懂事,是实在走投无路了,二十多岁的姑娘,突然就要担起养父母的责任,她得多难啊。可我也懂老伴儿的顾虑,我们就这一个儿子,辛辛苦苦养大,本来想着老了能常

常见着,这下去要千里之外的城市,还和岳父母住在一起,换谁心里都不好受。

现在就僵在这儿了,儿子夹在中间也难,一边跟他爸磨,一边安慰姑娘。可老伴儿就是拧不过这个弯儿。其实我心里也没底,可我总觉得,一家人嘛,有商有量的,没有过不去的坎儿,总不能看着俩好好的孩子,就因为这点事散了。

本报记者 韩璐

主持人的话:

这件事里没有“对错”,只有突如其来的变故砸在两个普通家庭身上的两难。其实这道题的答案从来不是“同意”或者“不同意”的选择。给老伴儿一点时间消化恐惧,也给姑娘一点空间让她看到“解决方案不止一种”。只要两个孩子的心还在一起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小两口能不能约定好每年常回男方老家看看?养老的责任一起担,彼此的难处互相体谅,把“你的父母”“我的父母”变成“咱们的家人”,反而能把难关过成两家凑成一家人的缘分。

H 回音壁

10日稿件《养大侄子我不后悔》讲述陈女士收养被生父遗弃的侄子大刚,与丈夫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。大刚争气成才后感恩反哺。

读者王友明:陈女士夫妇在侄子孤苦无依时倾尽心力抚养十九年,养育之恩重于血脉。生父只生不养,孩子成才后却来索取,令人不齿。大刚知恩图报、立场分明,值得敬佩。真心相待,才是亲情真正的根基。

读者陈恒海:陈女士值得点赞,大刚也有骨气。生父随意抛弃孩子,使其沦为孤儿,实属不该。孩子被人养大成才后,又跑来索取好处,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,这样的人不值得可怜。

读者冯燮:面对亲哥的无情和窘迫的家境,陈女士和丈夫硬是把两个孩子拉扯大。她这辈子最大的成就,不是大刚的公司或大房子,而是在那个寒冷的门槛前,接住了一个孩子绝望的命运。

读者张振起:大刚出息后,遗弃他的生父索要钱财,他一分不给;而善待他的姑父母尽享回报。这正是人间善恶有报的必然。

韩璐 整理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57

没想到于俊政委没有忘记他说过的话,问王永学:“阎芳州杨玉琼何时办婚礼?我说过要参加的,不要让我言而无信噢!”

王永学问金昌浩,金昌浩说:“这有何难?就像我当年在镜铁山建议你 and 牛幸娃一起,过八一时在连队开茶话会,举行个简单的婚礼形式不就得了。正好申力明打报告要和浙江小分队范兰枝结婚,刚获批准,就指导员、连长一起把婚礼办了,这也是连队的一个佳话,到时请于俊政委到场讲个话,祝贺鼓励几句,就完活了。简单明快,多好!”

王永学说:“这个主意好。时间就定在五一,地点在十一连连部。

我给于俊政委报告一下,若他没有意见,就让苗丽萍、余秀英来筹办。”

1988年5月1日,一场简朴的婚礼在十一连连部举办。指导员阎芳州和杨玉琼、连长申力明和范兰枝举行结婚典礼。仪式由王永学主持,金昌浩作为证婚人,宣读结婚证书,他开玩笑说,现在两对新人已经领到驾照,可以开车上路了。逗得人们哄堂大笑。于俊政委代表嘉宾发言,对他们以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,对两对新人表示祝贺,祝福他们白头到老幸福美满!也盼望他们各自为三山岛金矿建设、为部队建设和国家繁荣富强再立新功。婚礼在一片欢歌声中结束。在两对新人中,杨玉琼是唯一一个在十一连连部参加过两次婚礼的人。那一次是八一,这一次是五一,那一次

是1978年,这一次是1988年,时隔十年,天地人事竟发生这样大的变化,杨玉琼怎能不感慨万分?

杨玉琼在举行婚礼之后,对阎芳州提出想趁一个休假日到泰安去一次。阎芳州以为杨玉琼要登泰山,便欣然答应了。没想到到了泰安,杨玉琼却带他到了一个求子的小庙,庙不大,香火很旺,来求子的人络绎不绝。杨玉琼说,这个地方,牛幸娃带她来过,是为了求子嗣来的。现在有了会会,该来还愿,说完又流下了眼泪。阎芳州知道她是以这种方式来怀念牛幸娃,为以往的情感画上一个句号。

也许是求子得福,也许是两人新婚激情所致,杨玉琼很快就怀了孕,第二年春天生了和阎芳州的儿子,取名云云。会会大名叫际会,云云大名叫际云,是风云际会的意思。这自然是出自阎才子的手笔。

有好事者推算,杨玉琼在五一举行婚礼前就已经怀上了。不过人家并没打“提前量”,是领了结婚证之后才越过“三八线”的,没有违规操作。

尾声

1988年11月,三山岛金矿主竖井下掘到底,主井深348.5米。12月3日,第一次出金泥116.6公斤。12月29日,第一次冶炼出合质金17.09公斤。这标志着金矿建设已取得决定性胜利。

1989年春暖花开的时候,经过十七支队(原十一团)全体指战员前后六年多浴血奋战,三山岛金矿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,投资方、建设方、监理方开始组织验收,一座大型海滨金矿开始屹立在三山岛上,引起国内外注目。

待续